

郭娟◎著

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CULTURE

与语言文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

郭娟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 / 郭娟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72-3577-5

I. ①外… II. ①郭…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047 号

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

著 者 郭 娟
出 版 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陈春燕 崔月新
封面设计 天 图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制 作 山东天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济南新广达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240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3577-5
定 价 49.00 元

前言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体现文化又受制于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每个民族因其地理位置、社会风俗等的不同会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这也是造成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在交流中产生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学习一种语言，不单单是学会其语音、词汇与语法知识，还必须同时学习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这种语言的精髓，才能保证正确理解和运用这种语言。如果我们能在教学中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教学，那么通过教学双方共同的努力就可以对学生和教学效果产生双重的效应。因此，以语言文化学、英语跨文化交际学和教育学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外语教学中语言、文化、交际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等为对象，来研究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本书由郭娟（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著，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观点，凝聚了众多研究者的智慧结晶，其中不乏理论真知灼见，可为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带来新的启迪。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与文化概述.....	1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1
第二节 文化的语言哲学与功能实质.....	8
第三节 语言文化学的认知基础.....	17
第四节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20
第五节 语言交际与文化背景.....	24
第六节 语言文化学理论发展历史、现状及前景.....	33
第二章 外语教学与文化交融.....	39
第一节 英汉文化对比研究.....	39
第二节 文化差异对外语教学的主要影响分析.....	49
第三节 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	54
第四节 外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现象分析.....	65
第三章 大学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及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	73
第一节 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内涵研究.....	73
第二节 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现状与彰显研究.....	80
第三节 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追求研究.....	95
第四节 大学英语教学的工具理性取向及批判研究.....	101
第五节 基于文化哲学的大学英语教学价值诉求研究.....	107
第六节 基于文化哲学的大学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113
第四章 大学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127

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的概念.....	127
第二节 外语教学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价值.....	130
第三节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核心目标与内容.....	132
第四节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138
第五章 基于跨文化传播及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147
第一节 外语教学法的演变历程.....	147
第二节 跨文化传播与大学英语教学.....	155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分析以及文化教学的发展.....	160
第四节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165
第六章 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善对策研究.....	175
第一节 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75
第二节 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	178
第三节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成因.....	180
第四节 大学英语教学改善对策研究.....	198
第七章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213
第一节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问题及主要成因研究.....	213
第二节 问题解决对策研究.....	226
参考文献.....	249

第一章 语言与文化概述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的概念

关于文化，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持一面的。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一个著名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我国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就是生活，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是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精神文化。”全世界关于“文化”一词，迄今，学者们冥思苦想，提出了许多定义，仍然莫衷一是。中国古已有之，但其意义远没有现代汉语中“文化”一词那么复杂，而是仅指同“武力”“武功”相对的“文治和教化”。早

在战国末年成书的《易传·贲卦》就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含义是以文治教化民众，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到了汉代，“文化”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古今汉语中“文化”一词意义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词源的不同：古代汉语的“文化”是汉语的固有词，它在古代被日语用“形借法”借去后，到近代又被日语用来作为英语“Culture”的对译词，后来，又被现代汉语用“形借法”借了回来。这样一来，现代汉语的“文化”同日语的“文化”以及英语的“Culture”倒有直接的词源关系，而同古代汉语的“文化”则只有间接的词源关系了。

二、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研究

对文化的界定直接影响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定位。关于这两者的关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语言涵盖整个世界观和思维模式——语言就是文化，而且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曾说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转引自顾嘉祖等，2000：235）。”他大概可以算作语言文化一元论的代表人物。照此理解，语言与文化是一种重合关系。多数人持二元论的观点，认为语言与文化是可分的，但他们对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的看法却不一致。国内持广义文化观的学者一般把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物质或器物文化（文化的表层）、制度文化（文化的中层）和观念或心理文化（文化的深层）。国家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福义等

(1990)认为,语言属于制度文化层次。社会语言学家 Hudson (1980: 81)把文化界定为“我们通过直接学习或观察他人的行为而从他人那里学到的知识”。语言当中大多数成分是从别处学来的,但有些概念不是这样,至少那些只有和词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的概念不是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他以“vertical”(纵向的)为例,认为婴儿在学习这个名称之前就可能已经理解其意义;他还认为,语言的有些内容,如语音特征和“名词”“动词”等概念,小孩是不必学的。Hudson 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看法是:语言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在文化之中,语言与文化的交叉部分就是从他人处学来的语言部分。换言之,除了不是从他人处学到的部分外,语言是完全包括在文化之中的。

语言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Wardhaugh (2000: 216)在《社会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中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与文化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国内也有人持这种观点。照此理解,语言与文化是根本排斥的。除了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描述成重合、包含、交叉和排斥四种关系之外,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还曾经把语言和文化比作一张皮的两面,他说:“语言与文化是一张皮,不是毫无联系的两张皮,对这张皮,我们可以从这一面看看,也可以翻过来从那一面看看,即进行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双向交叉研究。”认为语言和文化相互排斥、毫无关联的看法自然走了极端,把语言和文化看作重合关系的一元论者则夸大了语言在文化中的地位,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说,文化都不仅仅指语言。语言和文化是一张皮的两个面的说法形象直观、通俗易懂,用来强调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性,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如果用来解释语言 and 文化的相对位置则不妥当,因为它将语言与文

化置于几乎平等的位置，这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语言文化的包孕关系观有一定的道理，但文化究竟如何分层？语言又属于文化的哪一层？恐怕还难下结论。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的角度出发，笔者倾向于接受人类学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交际时必须具备的、有关特定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知识，并认为 Hudson（1980：81）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定位较为准确。

三、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关系

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精密。语言与文化不仅相互促进，还相互制约。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指出：语言学家走出语言，借助社会学家理论来观察语言的使用，因为语言是文化传播和社会变化中的重要因素，社会又从各方面影响着语言。韩礼德还指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形式的选择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韩礼德把语言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研究。我国第一本语言与文化专著作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也指出：

“语言学的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

总之，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和制约。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语言和文化是同龄的。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结晶。对文化的了解有助于语言的精通与掌握。

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同样，文化学习，也不能独立于语言学习之外。

四、语言与文化的结构层次差异关系

国内较多学者似乎认同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都同文化有关。即使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与文化有关，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反映在语汇上最浓烈、明显、突出、集中，而在语言、语法上则比较清淡；反映在言语的使用上比较显豁、典型，而反映在语言系统本身上则比较含蓄、隐蔽。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同文化当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要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更不要采取“唯文化论”的立场。

语言与文化固然关系密切，但文化是否与语言的各个层次和方面有关还需进一步考证。文化对语言层次和使用的影响程度有强有弱是必定无疑的，片面地否定和夸大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取的。文化分成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硬文化”是文化的物质外壳，即文化的表层结构，“软文化”是文化的深层结构，在深层结构中，心理积淀又是最深层的文化层面。对于外来文化，人们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也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而对于深层结构，即“软文化”部分，则不理解和接受。语言与文化处于文化深层结构的底部，是构成民族心理积淀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几十代人积淀而成的心理习惯以及由这种积淀而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观念定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均可在语言与文化领域中找到痕迹。

事实上，跨文化交际中最难跨越的文化障碍存在于隐蔽文化层中，而要揭示这样的隐蔽文化层，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因为即使最隐蔽的文化观念也会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即在语言中留下痕迹。通过研究语言，追根究底，就能揭示出埋藏在各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影响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因素，知己知彼，从而为跨越文化障碍扫清道路，可见语言与文化研究对跨文化交际的贡献之大。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尽管面广量大，但它们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我们在研究时容易从小处着手逐步找到突破口，然后层层挖掘，找出埋藏得很深的最隐蔽的文化层，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问题。换句话说，语言与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费时少、见效快的特点，加上这种研究贴近社会生活，看得见、摸得着，研究成果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无数的事实说明，语言与文化研究是揭开隐蔽文化层内部结构的捷径。

五、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关系

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语言变体和（亚）文化关系的著述，如《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英国英语与英国文化》《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澳大利亚英语与澳大利亚文化》等等。那么，语言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是否一一对应？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很早就开始探讨，但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鲍阿斯（1911）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序言中曾表示，人种的生理类型、语言和文化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曾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分布不平行”“不一定有联系”“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在同一种文化里共存，密切相关的语言，

甚至同一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国内部分学者赞同上述看法，认为“语言与文化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是一种语言就有一种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但是语言的形式和文化的型式却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并不决定于它的语言型式，文化型式的转变并不一定引起语言型式的相应变化，反之亦然；甲、乙两种文化之间和甲、乙两种语言之间可以发生相互影响、融合、替换等关系；但是甲、乙两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引起语言间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不能绝对化，应该看到语言与文化类型之间本来是有内部联系的，只是文化会扩散、语言会变异，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语言与文化出现不平行的现象。

从以上讨论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类型与文化分布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在研究它们的关系时，既要看到二者不平行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一致的地方。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大有裨益。

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多学科基础关系

语言与文化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单一的学科难以弄清问题的全部，当今国际交流的增加提高了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因此，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多学科研究的繁荣景象，涉及的学科主要由欧美的文化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不少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拓宽研究思路，是国内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笔者探讨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五种研究视角。对文化的不同界定竟然导致了语言与文化四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关系：重合、包孕、交叉和排斥。可见，它们之间的空间定位有赖于在语言文化学科内对文化的较为一致的定义。语言与文化之间很难说是一种谁决定谁的关系，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反映、互相促进。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但是否对语言的各个层次和所有方面产生影响则还需进一步考证。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既有不平行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一面，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节 文化的语言哲学与功能实质

一、文化的语言哲学

对于语言分析哲学家们所持有的信心，我们不禁要问：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真能解决哲学问题吗？分析性语言哲学真的就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终结吗？当然，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分析性语言哲学通过对语言的本质和逻辑结构的分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一些哲学上不必要的纷争，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而也推进了哲学的发展。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语言难道真的就只是一种逻辑表述吗？语言一定要限定在一种逻辑框架之中吗？作为具有智慧的存在者，人通过自己的沉思所提出的终极性问题难道就只是对语言的混乱使用吗？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问题。虽然分析性语言哲学就澄清语言的模糊性来说很有成效，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在对待很多哲学问题上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就更为突出、醒目。

首先，语言作为人的文化的整体性的一部分，是与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生存样态无法分割的，所以语言首先就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使用的多样性和其词句的内在意蕴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存的不同样态的一种体现，而这就决定了语言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正如卡西尔所言：“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绝对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所以当我们谈论语言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语言符号本身的语法、逻辑、所指以及句子的真假等技术层面去理解，更不应该以这个层面为基点，而把很多关于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作为伪问题而消解掉。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角度，从语言与思维对于现实的超越性角度以及人的整体性存在的角度来看待语言问题。

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语言可以从两方面去阐释。

一是狭义的语言，指由音、形、意、语法规则等构成的语言。由于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即它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因而语言能够以一种独特的逻辑性的方式表述人类世界，它是人认识实在、构造人类经验世界的工具和途径。语言的这种意义主要表现为命题语言，即以指称、陈述对象为具体目的。而研究语言的逻辑规则、语词的所指以及句子的真假等问题的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所研究的语言实际上就是这种狭义上的语言。

二是广义的语言，这种广义的语言即指人类的文化世界。就这种意义上的语言而言，其内涵极为广泛，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文化形态都是语言。不仅存在着由声音、词汇、词语、句子建构起来的语言，还存在着由艺术、宗教、科学符号建构起来的更为广博的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一种都有相应的用法和相应的规则。所以，人类语言并不仅仅指指称和

陈述对象，还具有更加丰富的精神创造内涵，它能够阐释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人的超越性维度。同时，它 also 通过人的特殊审美维度而开启着多层的存在境遇和认识视角，而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就体现出了语言的这种特殊意义。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言哲学就不能只是把揭示语言的语法规则以及语词所指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了，而必须阐释出语言的这种超越性维度。

语言之所以有这种广义的内涵，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的文化性。人首先应该是文化的人。人来到这个世界的首要目的就是生存，他必须能够使自己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于此，必须让自己的存在持续下去。所以为了生存就必须与自己的周围世界进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既包含人的实践劳动，又包含实践劳动中外在世界对人的思维认识的影响。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行为，并以自己特殊的维度作为标准而作用于外在世界。同时，外在世界又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思维与之无法脱离的存在而不断地修正、牵引着人的认识和实践，进而改变着人的存在境遇，从而作为一种与人相对的对象物搀扶着人的进步。所以实践的过程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又是文化的人的形成过程。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它不仅改造自然，还创造自然，他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就通过这种审美尺度不断地超越本能或生物学的自然而建构一种特有的、属人的生存体系，这就是文化。所以人之为基础，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独特性以及人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在于自然和本能，而在于人对自然的超越和对属人文化的建构，在于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活动所创造

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道德伦理以及各种社会机构等各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形态不仅以自己的特殊性阐释人的存在形态，还推动着人自身的不断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这样，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就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代表着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所以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总是文化的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所以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

而人的文化性就决定了人的那种超越性。人是有思维的、能够进行自由活动的有限存在者，所以他的超越性就体现为对文化世界的创造、对自身存在的反思以及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对无限世界的追求、对自身生存的终极性的沉思。而这一切又都落到语言身上，因为人的文化性的过程不仅是不断地超越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阐释人自身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生存样态的过程。所以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超越性，进而作为人类文化世界的主要表象的语言就使人的所有这些超越性的欲求成为可能，其表现就是哲学中语言所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说，语言、思维、存在就先天具有一种始源性的关联，或者用海德